

關於東北問題

較場口事件

追憶下關事件

關於東北問題



關於東北問題
十五年來的教訓與我們的前途
較場口事件
追憶下關事件

著 航 寶 閣
印 翻 學 大 北 東

去年，在重慶奔走和平無成、赴南京請願被打，帶着傷痕含着眼淚，回到東北、回願以往，瞻念將來，不勝憤慨興奮交織之感，不揣簡陋賦詩一首，聊以寫意，並以代作這幾篇文章的序言。

感 懷

負傷含淚回家鄉，
有如蛟龍還大海，
八方烽火誅紂獨，
但得同胞齊解放，
望見雲山喜欲狂，
恍從地獄到天堂，
萬里瘡痍待武王，
拋將老命又何妨。

齊齊哈爾、一九四七、一、一六。

序

關夢覺

『負傷含淚回家鄉，望見雲山喜欲狂』——閻寶航先生這兩句發乎至情的『感懷詩』，出來他回到東北解放區的心情。十五年來，他以宗教家的熱情，他以濟世救人的懷抱，他以犧牲奮鬥的自我犧牲精神，爲復土還鄉而奔走呼號，爲團結抗戰而奔走呼號，爲和平、民主、獨立，而奔走呼號。然而國民黨反對派對於他的回營，除了長年累月的威脅、壓迫以外，最後是一頓毒打！他根據十五年來對於國民黨的徹底認識——認識到它絕對不可救藥，拋棄了對於它的任何希望，最後，乃含著眼淚，下定決心，回到東北解放區來！一踏入解放區，他忽然年青起來，一天有說有笑，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或如他自己所說，他好像『從陰霾黑暗的幽谷，進入了光明燦爛的民主花園』！

他進入解放區後，到處被熱烈歡迎，到處被邀請講演，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吃的腸肥腸滿，說的舌敝唇焦』。還當他在哈爾濱的時候，高崇民先生就來信說，他的講演收效極大。齊齊哈爾各界，也都亟欲一觀這位全國知名的民主戰士的豐采，聽聽他的言論，於是函電交馳，請他快來！

他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果然來了。於是至一個歡迎會，右一個講演會，把他忙的滿頭大汗！他每次講演，大都由于張夫子席或我來介紹，在我的介紹詞中，曾有這樣幾句由衷之言：『中國有一句成語，那就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現在我們聽聽閻寶航先生的報告，勝讀十四年書，因為他將給我們補上了過去十四年的一課！閻先生是一位基督教徒，他代表上帝，宣達『民主福音』，他的話沒有半句是假的！』。幾天以後，閻先生的報告發生了偉大的效果：例如鐵路局的職工們，聽了他的報告，竟有一百多人坦白反省，軍政大學第三支隊的學員們，聽了他的報告，使他們正在進行的



坦白反省運動，乃更進一步地展開、深入！

閻先生熱情豁達，談笑風生，人生興趣頗濃，自從他到了解放區以後，更顯得年青而愉快！從他的『感懷詩』和『哀蔣介石辭』中，我們可以想見其爲人。他在一月廿一日到遼北省去了，大家都有惜別之感，尤其是和他相處過的朋友們，更無不悵然如有所失！

當他離開齊齊哈爾的時候，曾給我們留下了什麼『禮物』呢？『禮物』是有的，而且很貴重，那就是他『關於東北問題』的大著。在這本著作中，共包括四篇文章：『關於「北問題」』，『十五年來的教訓和我們的前途』，『較場口事件』，『下關事件』。所有這些，都是他親身經歷的寫實，中間包含着無限的血淚，無限的鬭爭，無限的經驗教訓！聽過他報告的人，固然不可不讀；未聽過他報告的人，更應該仔細看看。現在正是『八方烽火誅獨豺，萬里瘡痍待武王』的時候，讓我們跟閻先生一起，爲『迎接光明』，而『艱苦奮鬥』罷！

一月廿四日序於齊齊哈爾。

關於東北問題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遵照盟國在克里米亞半島會議的決定，出兵東北，配合美國海軍進攻日本，使令在華尙擁有二百萬大軍，攻城奪地的日寇，終於無條件投降；使令在敵偽壓迫、剝削、虐待、屠殺十四年的東北同胞，終於『八一五』後得到翻身解放。

國民黨以蔣介石爲首的反動集團，在敵人侵佔東北十四年以來，始而堅持不抵抗主義，繼而簽訂了中、日、『滿』通車協定，這無異承認『滿洲國』，讓敵人從容統治經營東北，做爲進一步侵略中國及全世界的戰略基地。『七七』被迫抗戰以後，又屢次企圖斷送東北，以換取對敵妥協的條件。

『抗戰到底』四個字，按他們的解釋是恢復『七七』以前狀態，而從未說過打到鴨綠江邊！

敵人投降了，國民黨也就跟着『抗戰勝利』了；東北解放了，國民黨的反動集團，馬上就來『收復』東北了。可是，他們，一不爲國家收復東北；二不爲東北人民收復東北，而是爲他們自己——反動集團來『收復』東北，其目的，在於，把東北變成爲反人民、反民主、反共、反蘇的基地和資本。

國民黨對東北的方針，是爲了縮小範圍，便於控制，首先劃分東北原來的三省爲九省；又爲着防止東北舊勢力的再起，便撤換了萬福麟、馬占山、鄭作華（實際上邵已效忠於他們）等在東北的職務，改派出來一批賣身投靠的黨官，來做九省的主席；不但不釋放張學良將軍，就連摧殘殆盡，碩果僅存的東北軍——四十九軍，五十三軍等部隊，也都達調南方，不准開回東北。

以熊式輝爲主任的『東北行營』，是掌管東北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教育等一切一切，無所不管的軍事獨裁機構。這和敵人從前的『朝鮮總督』，『台灣總督』的制度，並無二致。

主持所謂『東北經濟委員會』的張嘉璈，帶來了大買辦、大官僚、大軍閥更強佔與包辦東北資源以及一切工商企業，就等於把東北同胞在敵偽十四年壓榨剝削下，用血、汗、淚所築成的輕重工業和其他一切建設，掃數括入私囊，但絕沒有爲東北人民福利及東北地方建設做任何打算。

在執行這個軍閥獨裁、官僚統治、經濟獨佔的最高政策下，國民黨反動集團便決定了『外交接收』和『武力接法』的兩個步驟和兩套手段。就是說，首先要蘇聯肅清接收的障礙，把東北從人民手中交給他們；倘如不成，就用第二套手段——『武力接收』就向十四年來艱苦奮鬥的和東北人共患難、同生死的東北民主聯軍作戰。東北司令長官部之設立，就是爲了這個自的。

國民黨反動集團，既然決定了上述的政策和手段，就在去年一月十日簽訂的『全國停戰協定』中，很巧妙的加上一條：『爲了『接收』東北，運兵，調兵不受限制。』這樣到東北打內戰，大量運送軍隊，就有了『根據』。同時，藉口『遣送日俘』幫助『接收』的美帝國主義者，也就按照這個『共同預謀』的根據，爲蔣介石輸送廿五萬大兵到東北來。美國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毫無疑問的是：對東北和全中國，都是一模一樣的『支持以蔣介石爲首的反動集團；削弱與壓抑以共產黨爲主力的中國人民的民主力量，把中國殖民地化，並積極防備強大民主的蘇聯，特別是對東北，更不放鬆。』

國民黨反動集團對『接收』東北的陰謀和措施，早已是洞若觀火，路人皆知的事實。因而流落關內十四年的東北兒女們，能不悚然而懼，怒然而憂，奮然而起嗎？爲了東北同胞，不再遭戰爭慘禍，並且使東北永遠爲東北人民『所有』、『所享』的東北，還能不能起來，反對『武力接收』，而堅決主張民主協商，以求解決東北問題嗎？

東北政治建設協會（簡稱東北政協），正是適應這些要求和堅持這些主張之下，於東北解放的那一年年底（一九四五年）成立於重慶。

參加東北政治建設協會的在渝東北人士，除本人外，計有國民黨老前輩寧武、徐壽輩，東北大學前後四任的校長劉鳳竹、寧恩承、王卓然、周鯨文，前遼寧法團領導盧廣績，中央大學教授楊晦，重慶大學教授金錫如，國民參政員盧廣聲，金融實業界孫雪樵、齊康等及東北青年卅餘人。東北政協的宗旨有兩個：一、對目前東北問題主張『政治協商解決』，反對『武力接收』。二、永遠使東北成『民有、民治、民享』的新民主主義的新東北。

東北政協成立之後，曾在第二年一月初發表了解決東北問題的主張和具體辦法。主要內容是：主張政治協商，組織一個包括國民黨二人，中共二人，東北人民五人爲代表的臨時東北政務委員會，撤消東北行營，在該委員會協商之下，解決地方政權，整理軍隊，處理經濟及建立民意機構一切事宜。頂到馬歇爾來華，政治協商會召開的時期，我們就本此主張，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現在就把爲着解決東北問題的奔走經過，簡要的寫在下面：

一、當莫德惠先生由長春返渝出席政協會議的當天，我們馬上約定商談東北問題，用以明確提出我們的主張，並且要求莫先生把東北問題提到政協會上，以求協商解決。經過幾個小時商討，莫先生認爲我們的方案，國民黨絕不能同意。於是改擬一個最低限度的辦法，由政協會議產出一個『東北考察團』希望把東北問題能在政協會議上提出，並且把東北的現實情況，揭穿出來，再做進一步的解決。可是，就連這個最低限度的方案，莫先生也沒能獲得國民黨的同意，而被拒絕提出。

(3)

二、馬歇爾將軍一月初回到重慶，我們就用東北政協名義函請會談，並交給他關於東北問題的意見，幾天之後，馬歇爾接見了。當時，我們力陳東北問題，必須按照政治協商原則，求得解決，而且必須從速解決，以免發生武裝衝突。馬歇爾還表示了重視我們的意見，並說明他正在忙於國共軍隊整編問題。

三、在政協會議進行中，我們不停的奔走、拜訪和宴請各黨派以及無黨無派的政治家們。在這期間，我們會訪過宋子文、張治中、邵力子和孫科、張羣、吳鐵城諸氏，都會分別作了兩小時以上的談話。他們的意見，不約而同，都是一面同意我們的政治協商解決；又一面還得等中央政府改組之後，再解決東北地方問題。這不是明明白白說出了：就在等候中央政府改組的期間，要在東北進行「武力接收」嗎？實際上，這時候已經在東北偷偷地跑開始打了。

四、中共代表周恩來先生和民主同盟領袖們（除青年黨外），對我們的主張，從一發表之後，就表示贊同。例如：我們第一次發表的主張，新華日報黨部給登載出來；國民黨的機關報，則隻字不提。由於民主同盟代表羅隆基先生，在政協會議開幕後，「綜合小組」三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又提出了東北問題，主張馬上採取協商解決，制止東北內戰的擴大，但同時又由於置身投筆的青年黨和出席的國民黨代表異口同聲的阻撓和破壞，說什麼：『東北問題，暫且緩談，等政府改組之後，再說吧！』『不平氣的東北同鄉』莫先生，當時竟附和共說。因而，東北問題又被擱置下來。

五、東北內戰，這時就日形擴大，由南滿、西滿逐漸蔓延到東滿、北滿。曾記得在第一次四平街戰爭中，國民黨的遼北省主席劉漢東等被俘以後，蔣介石才同意簽訂了三月二十七的『東北停戰協定』，可是，東北停戰執行小組，到了東北以後，國民黨在東北的當局，便加以百般阻撓，因而，無法進行『停止衝突』的緊急工作，至於阻撓的事實，早已『舉國皆知』，『有口皆碑』，就不必細說了。

六、四月六日，民主同盟邀請了國共雙方代表，建議『東北停戰五天，從事政治協商。』但遭到了以陳誠為首的國民黨代表的毅然拒絕。

七、緊接着，四月十一日晚，陳誠應我們的函約，設宴於官邸，正面商談東北問題，達三小時之久。我們明確指出：中央對東北問題處理之失當。因為，武力並不能解決東北問題（全國問題也如

(5)

此)。我們又提出：『在現狀之下，停止衝突，同時開始政治協商與軍隊整編。』陳誠當即表示同意，並鼓勵我們出來奔走，而且希望找中共周恩來先生一談。這時所謂的『現狀』，國民黨在長春和哈爾濱的市政府，尚依然存在。我們在喜出望外，歡迎鼓舞之餘，第二天早九點，先訪民主同盟領袖，並邀請他們共同出來奔走，用以促成陳誠同意的方案。當時約定，如果中共方面也贊成這個方案，當晚就由民主同盟和東北政協聯名設席請客，籍呼最後協商。於是我們就在當天上午十一時左右，往訪周恩來先生。這天正是『四八』烈士飛機失事，已經證實，周先生出來見我們的時候，滿眼流淚的說：『那幾個同志都完啦！』我們表示了痛心地的安慰之後，遂即提出對東北問題的最近主張。周先生儘力壓抑着他內心的沉痛，又一次地說明：中共一向主張東北問題的『和平協商解決』方針，對於我們的最近主張，原則上完全同意。

滿心懷着東北停戰成功的希望，我們轉回民主同盟呼之爲『民主之家』的鮮特生先生住宅，馬上打電話給陳誠，向他『報告』晤見周恩來先生經過，並提出民盟和東北政協當晚擬請國共兩方代表便餐，籍以東商談東北問題。陳誠答說：『很好，但不必請客，等我酌定時間，再會！』當天直等到深夜，毫無消息。次早（四月十三日）八點鐘，我會同王冠吾往訪陳誠，直到他的『官邸』，才曉得，他已於早七時半乘專機，因『要公』飛往南京了。我們又連忙打電話，詢問九龍坡飛機場，回答的是：陳部長專機已經起飛了。

這是何等不信不義的事啊！又是何等使人意料以外的大失望呀！

讓我們問一句：陳誠爲什麼同意我們的主張，而又在我們得到中共贊同之後，竟不聲不響地溜走了呢？他也曾表示過，武力不能解決問題，但又爲什麼死也不肯接受政治協商來解決呢？百思莫解之中，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死死地抱着：『一貫的拖延搪塞，以談判爲煙幕，決心內戰到底』的

方針，無意協商而已。」蔣介石是這樣，陳誠還能兩樣嗎？

幾天之後，東北內戰，擴展至法庫，鐵嶺，開原一線，僅在法庫的秀水河子戰圍中。『國軍』的精銳，就有三個團以上被殲滅。據着，民主聯軍又進駐長春。這些消息傳到了重慶，我們又在四月二十一日，假華僑俱樂部行宴請各黨派領袖，國民黨邵力子先生出席了，恐憤焦急，逼着我說：『國民黨要接受政治協商辦法，就要繼續打下去，將必定逼東北老百姓走上自決的道路！』寧武老先生舉起杯，含着淚，向邵先生說：『邵先生！請你把我們東北老百姓的要求，轉達給所謂蔣介石先生，這是我們東北老百姓的血和淚，請喝一口吧！』

出席的湯漱溟先生當即報告民主同盟，決定為東北問題，再作最後的努力，並請我們各推兩人出席第二天會議，參與談判。我和王道晉兩人被推出席，周鯨文亦以民盟中委資格，參與會議。

當日馬歇爾在這次談判中，曾約韓隆基，張君勱往談，又曾與蔣介石往返磋商數小時，蔣介石始終堅持『非收回長春，不能談判。』因此，民盟的最後努力，又告失敗了。

這時蔣介石政府宣佈於四月底遷都，馬歇爾決定於二十九日飛南京，至此，我們在重慶的奔走，已到最後階段，遂於二十四日在中蘇文化協會招待中外記者和重慶各人民團體，由周鯨文主席，我報告東北政協自成立以來，對東北問題的主張和奔走經過。出席的二十精團體民主人士，熱烈響應，當即一致決議：『東北問題要用政治協商解決，並要求於二十四小時內停戰。』同時，又聯名發出致馬歇爾及各黨派的意見書。

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我們雖然盡到了做爲一個東北兒女應盡的良心和天職，但是，一無所成。慚愧歸來，有負於家鄉父老。一年來，事實的發展，證明了國民黨反動集體，對東北的軍閥獨裁，官僚統治，經濟獨佔的陰謀與措施，必定失敗，蔣介石進攻東北人民的軍隊，必將遭到粉碎；東

北政協的主張，遲早必然要實現。

我們更堅信，受盡恥辱和痛創的東北，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民主聯軍的實力堅持民主政府的民主建設之下，必將永遠成爲東北人民『所有』，『所治』，『所享』的自由幸福的新東北。

全東北的父老、兄弟、姊妹們！讓我們更緊密的團結起來，團結，爲共同反對蔣介石的賣國、內戰、獨裁的錯誤政策；堅持全國政協路線，堅持一月停戰命令；並誓爲爭取一個和平、民主、獨立、繁榮、富強的新東北，新中國而堅決奮鬥到底！

十五年來的教訓和我們的前途

我離開東北老家到我回來時候，已經十五年多，在這十五年漫長的夢月中，我爲了爭取抗日，曾給蔣介石先生主辦過全國新生活運動，爲了堅持抗戰，我曾在國民黨政府中，擔任許多的重要工作，莫不盡心竭力，完成任務。在抗戰勝利後，我爲了爭取全國的和平民主，和我們東北的和平民主，反對內戰，主張協商解決全國和東北的一切問題，一年以來，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甚至遭受壓迫毆打而無顧惜。但是，國民黨的反動集團，自私自利，倒行逆施，違背了全國人民的要求，和我們東北同胞的願望，撕毀停戰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進行他們一貫的獨裁內戰賣國的錯誤政策。我的奔走呼號，已無濟於事，不能挽救他們。所以，我才毅然決然的回到東北故鄉來。我這次回來，完全爲了東北同胞的前途幸福，東北的和平民主大業，我並且抱必勝信念，下最大決心，貢獻我的一切，和諸位同鄉以及所有來到東北的民主革命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共同奮鬥，建設我們的和平民主的新東北。

『九一八』後我們東北人民，風起雲湧的，自動起來，組織義勇軍，抵抗敵人的侵略。就我所知的，在黑龍江，有馬占山、蘇炳文、王明貴、鄧文、陳大凡；在吉林，有李杜、周保中、李延禧、趙尚志、馮仲雲；在遼寧有鄧鐵梅、王鳳閣、唐聚五、李春潤、苗可秀、楊靖宇、鄭大鵬諸位民族英雄奮起抗日。我在『九一八』後九月廿三號在敵人壓迫追捕之下，逃到了北平，廿四號，就和今天在東北民主政府工作的高崇民、于毅夫、車向忱、關夢覺、陳先舟、劉瀾波、栗又文諸位先生，以及其他許多愛國志士青年，發起組織『東北民族抗日救國會』，策動援助遼東遼南義勇軍，配合聲援吉黑兩省的抗日戰爭。自此以後數年之間，我們東北爲國犧牲的抗日英雄們，知名的，有趙尚志、楊靖宇、

鄧鐵梅、李春潤、王鳳閣、苗可秀等等，其他無名的英雄，更是難以數計，我們東北人民，抗日救國血淚交流，可歌可泣，堅苦卓絕，百折不撓，有的一直堅持到『八一五』以前，熱血灑遍了黑水白山，忠魂發揚了民族正氣。

以蔣介石爲首，當權在位的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馬上命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對於東北人民的義勇軍不但給以援助，對於關內的抗日活動，並且加以壓迫，民國廿二年，國民黨勾結日寇，簽訂了『塘沽協定』。我們的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便被解散，我們堅持抗日救國的同志們，在北平各學校宣傳抗日，便被逮捕，下監獄。我還記得的，有徐大同、聶匡烈、張希堯等等，此後更連續的有許多愛國男女青年，被捕入獄。那時正在北平，以蔣孝先爲團長的中央憲兵第三團，逮捕抗日份子，秘密殺死在監獄裏的，竟達五六百人之多。在蔣介石指揮下的廿九軍宋哲元，會把抗日份子，送交日本軍部，和敵人合作，按名逮捕。

這就是，『九一八』後，短短兩三年內，我們流亡關內，抗日救國的同鄉們，東北的兒女們所遭受的事實。

蔣介石和他的反動集團，不僅壓迫東北人民的抗日活動，同時壓迫全國人民的抗日活動，例如：民國廿四年，北平學生反對國民黨出賣華北反對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發動『一二九』的抗日愛國示威遊行，遭到了皮鞭、水龍、木棍、刺刀的鎮壓，死一女生，傷五百餘人。民國廿五年，上海人民救國會的領導人，沈鈞儒、郝翰奮、李公樸、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七人，均被逮捕入獄，就是震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其他如南京、廣州、平、津、滬、漢、西安、濟南各地，從『九一八』到『七七』抗戰前，爲抵日愛國而集會請願遊行的人民，遭到軍警特務的槍殺逮捕下獄的，何止數千。

蔣介石對內，兇殘狠毒的壓迫抗日愛國運動，對外奉命唯謹的執行睦隣政策。敵人節節侵略，蔣介石步步退讓，接連着簽訂了淞滬協定、中日滿通車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等等喪權辱國的賣身契。不但承認了偽『滿洲國』，斷送了東北，而且引狼入室，出賣了華北，喪盡中華民族的國格，助長敵人侵略的野心。

蔣介石和他的反動集團，禍國殃民的罪行，還不止此！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就是，民國十二年，中國共產黨爲了完成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中國革命任務，號召組織革命聯合陣線，決定和國民黨合作，幫助國民黨進步，英明偉大的孫中山先生鑒於過去革命的失敗，對中共的合作主張，表示熱烈的歡迎，召開了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黨，確定了聯蔣、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在這兩個大政黨合作下，革命力量便蓬勃的發展起來，衝破了帝國主義的阻礙破壞，終於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由於國共兩黨合作的英勇奮鬥，廣大民衆的積極擁護，不到幾個月就打到了武漢，完成了國民革命的初步成功。

蔣介石，就在這北伐初步勝利之後，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勾結帝國主義依靠着大買辦，大資本來，從民國十六年開始屠殺共同領導國民革命北伐首功的共產黨，這就是蔣介石開始了第一次禍國殃民的十年內戰。

蔣介石傾全國的人力物力，消耗於內戰，所謂『剿匪』，打到民國廿年，日寇才按照侵略中國的計劃，乘虛而入，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因此『九一八』是蔣介石反動集團打內戰的結果。我們東北同胞十四年的地獄生活，是蔣介石打內戰的『恩賜』，遭受了屠殺、姦污、剝削、奴役十四年的東北同胞們，還不知道溯求本源，清算血債嗎？

『九一八』的國難臨頭，蔣介石尚不知悔禍，血腥的魔手，殘酷的兇鋒，仍不轉向敵人，在『安內攘外』口號的掩飾下，對敵妥協，繼續內戰，打到民國二十五年，張學良將軍舉行兵諫時候一直打了十年內戰，這十年內戰，不知犧牲了幾千百萬中華優秀的兒女，損耗了中國革命無限的力量。中國人民和我東北同胞於苦海深淵。『九一八』後的五六年時間蔣介石繼續的內戰，壓迫屠殺中國的人民，就是等於同敵人站在一條陣線上，向和平，善良，熱誠，愛國的中國人民進攻，更對國內敵偽，從容統治經營了東北，作為侵略中國，侵略世界的根據地。

『九一八』前，民國十九年，隨着張學良將軍進關的東北十萬武裝健兒，被迫參加了『剿匪』，始而轉戰於豫皖邊區，繼而調往陝西作戰，犧牲慘重，蔣介石毫不給以補充，軍心厭戰，怨聲載道，紛紛的要求張學良將軍脫離內戰，保存實力，打回老家。張學良將軍曾三番五次的，諫諍蔣介石，停止內戰，實行抗日，均遭到蔣介石無情的申斥，和嚴厲的拒絕。到了這個時候，張學良才開始覺悟到，蔣介石的陰謀，是一箭雙鵰，『消滅共產黨，藉以消滅東北軍』，蔣介石調東北軍到西北『剿匪』，是在實行『塘沽協定』中的諒解，迎合敵人的要求。這個時候，省亡家破父仇未報的張學良將軍，真正痛心疾首，繞室彷徨，欲哭無淚。同時，深切的感到，共產黨在『九一八』後，歷次的『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收復東北』的號召，並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符合東北同胞的要求，是中國唯一這的正確出路，所以，才下最大決心，不顧一切，毅然的對百諫不聽，堅執內戰的蔣介石，舉行了兵諫！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改組政府肅清親日份子，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實行抗日，就是有名的『雙十二』事件的由來。張學良將軍的這一偉大英勇為國為民的行動，停止了蔣介石十年禍國殃民的內戰，開闢了八年抗戰的道路。

這就是『九一八』後到『七七』以前，血淚交流的歷史，接着，我們再看看『七七』以後，八年



抗戰的過癮吧。

蔣介石在『雙十二』後，雖然停止了內戰，但仍然沒有抗日的決心和勇氣，相反的，他和他的親日的反動的集團，還是堅持着『唯武裝論』『三日亡國論』的錯誤看法。民國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貪得無厭的日寇，發動了『蘆溝橋事變』，全國人民抗日的怒潮，愈發洶湧澎湃，不可能再鎮壓下去。蔣介石和他的謀臣術士，才秘密議定了十二字訣言，就是：『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和，和而安』的中途投降的抗戰方針，在這個『敗而和』的方針之下，蔣介石被迫的，沒有準備沒有信心的，開始了對日抗戰。很自然的，也必然的，上海之戰打敗下來，南京就不戰而大潰退。次年民國二十七年，徐州台兒莊會戰失敗之後，國民黨的政府就退到武漢。這個時候就照着預定的『敗而和』的計劃，進行妥協投降了，汪逆精衛，開始唱着『和平救國』的調調。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出首調停。孔祥熙宣傳『沒有打仗』的失敗論。蔣介石則秘密派代表潛赴香港和日本媾和。當時的條件，蔣介石只要求『日本退出華中，華南、華北特殊化，東北不要了』，這又一次證明了：蔣介石決心要斷送東北，陷我東北同胞於萬劫不復的奴隸地位！他們解釋『抗戰到底』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狀況，而從不會說是『打到鴨綠江邊』。今天我們東北同胞得到了解放，怎能歸功於蔣介石和他的反動集團呢！

蔣介石在武漢的妥協投降的陰謀沒有成功，因為，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戰到底，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堅決主張抗戰到底，同時，中國人民忠實的友人蘇聯，首先的伸出了援助之手，用了一切力量支持了中國抗戰，蔣介石同時看到，如不繼續抗戰，中國共產黨必將領導全國人民抗戰下去，他的一黨獨裁的政權就立刻垮台，又因日寇野心太大，對蔣介石妥協投降的條件，尚不滿足，所以，這一次抗戰的難關才安然渡過。

一九三九年就是民國二十八年，納粹德國發動了侵略歐洲戰爭，擊敗了英法，不到半年佔領了歐洲十個國家，進而一九四一年攻入蘇聯領土，雄兵直指莫斯科。這個時候抗戰，再次，危機又來了。國民黨的法西斯份子，親日份子就大事散佈『軸心國家必勝』『抗戰必敗』的失敗言論，從這個時候，就抱定『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決策，加緊製造磨擦。在河北不斷的進攻八路軍，在皖南發動了一九四一年的圍剿新四軍軍部事件，打擊積極抗戰份子，壓迫進步民主人士，幾乎使抗戰的勝利功虧一簣。

正和蔣介石的國民黨相反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戰場盟國危急，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時候，却於一九四〇年發動了對敵的『百團大戰』，堅決打擊敵人，聲援盟邦戰局，敵寇因之調集駐華三十餘師團，百分之六十的兵力，轉向中共領導的敵後解放區，進行無數次的圍剿，同時汪逆精衛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偽軍，配合敵軍作戰。終由於抗戰以來共產黨創立了人民的武力，一百餘萬主力軍，二百餘萬民兵，和解放區共生死亡精忠愛國，一萬萬數千萬人民配合力的英勇戰鬥之下，突破了敵偽的圍剿，堅持到最後的勝利。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介石的集團才停止了抗戰失敗的宣傳，可是，蔣介石却把盟國援助的新式武器，保存下來，執行着所謂『避免犧牲保存實力』的戰略。因此，長沙、衡陽的保衛戰均不派兵援助，聽任何軍隊之戰敗投降。後來桂林、柳州的保衛戰，更是虛張聲勢，不戰而潰退。蔣介石和他的反動集團，就從這時候起，已經準備打內戰。

一九四五年，盟邦蘇聯根據盟國在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在擊敗希特勒一個月後，配合美國海軍出師東北，才換提早的、迅速的、解決了對日寇的最後決戰，使尚擁有在華二百餘萬大軍的日寇，終於無條件投降。而被迫抗戰，投降未遂，消極抗戰，積極反共，避免犧牲，保存實力的蔣介石的國民

黨也跟着勝利了。正如大公報會一次很公正的指出，所謂慘勝！

由此可知，抗戰八年中，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實力的堅持，才是勝利的主要因素，全國人民和東北同胞無數生命財產的犧牲，才是勝利的重大代價。盟邦送聯的及時出兵，提早擊敗日寇，才是解放東北的最大功績。

這就是八年抗戰過程中的重大變化，微妙的曲折和勝利的真象。以後讓我們再看看勝利後，一年以來的大事吧。

勝利總算到來了。全國人民莫不歡喜若狂，普天同慶。可是內戰的恐怖陰影，早已散佈在每個人的心頭。全國人民，民主黨派一致奮起，推動醞釀，奔走呼號，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反對獨裁，要求民主，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先生的成立民主聯合的政府，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一致的擁護，因此，才促了蔣毛兩人在重慶的會議。談判的結果，於去年十月十日發表出來，就是有名的『雙十談判紀念』。充分證明共產黨爲符合全國人民的要求，真心實意的避免內戰，願和國民黨、各民主黨派合作，建立和平民主富強統一的新中國。

違約背信的蔣介石，在毛澤東先生轉回延安不久之前，就撕毀了雙十談判紀要，命令第一戰區孫連仲開始向共產黨解放區進攻，正義的愛國的高樹勛將軍，却從孫連仲的指揮下脫離了內戰，站到人民這邊來。

內戰的烽火威逼着每個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在焦慮惶急，愛國傳統的青年們，感覺更敏，怒不可遏，以去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學生大遊行爲先鋒的全國反內戰浪潮，震動了蔣介石和他的後台。美國帝國主義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發表了對華政策，希望中國停止內戰，國民黨擴大政府基礎，容納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並派馬歇爾駐華調停，蔣介石方被迫的簽訂了本年一月十號的停戰協定，

(15)

兩日，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

我們在這由於一年來事實的教訓，不得不指出：美國的對華政策，本質上是支持蔣介石和他的反動集團，來削弱並壓迫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力量，以控制中國，作為反蘇的基地，並把中國作為它的殖民地。蔣介石的簽定停戰協定和召開政協會議，原來是爲佈置內戰，繼續對蘇專政的準備和手段。所以，在政協會議完滿成功，國民黨和各黨派莊嚴鄭重的簽訂政協五項決議後，就開始積極以破壞了。二月十日，重慶市各界在較場口舉行政協成功慶祝大會，國民黨有計劃的，動員了大批特務偽造人聲，毆傷李全德、郭沫若、施復亮，和其他許多民主人士，並假借大會名義，散發了反對政協決議的宣言。接着，三月二號，國民黨召開二申全會，決定了許多破壞政協決議的修正案。三月十五日，國民黨召開御用的國民參政會，又提出一些修正案，把他們同意簽訂的，全國人民一致擁護的政協決議，完全推翻。

我們不得不鄭重的指出：政協決議，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及各黨各派共同協議簽訂的，是全國人民一致擁護的當前根本大法。直到現在，全國人民，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仍堅守着，信守政協決議是今天解決中國問題唯一的，有效的，停止內戰走上民主道路的路線和基礎。應該讓它來處理國家大事，解決一切問題。

蔣介石和他的反動集團，在搗毀政協決議之後，又不斷玩弄欺騙手段，大談改組政府，召開『國大』，可是改組政府不按照政協決議實行改組，召開『國大』又不按照政協決議，於政府改組之後，共同負責召開。我們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改組政府，等於打麻將牌的調莊，乃是蔣、宋、孔、陳四大家坐下打，蔣介石在自己召開的一黨包辦的『國大』中所制定的憲法，將必然是專政獨裁，披上民主外衣的條款。他所謂『還政於民』是仍照還政於蔣宋孔陳四大家，和依附他的大買辦、大地主、大銀

行家，和買辦地主銀行家三位一體的大軍閥們。這等於由他的左手，還給他的右手，和我全國人民有何相干！今天『蔣記』國大的召開，不但澈底的摧毀了政協決議，關閉了和平談判之門，而且等於向各民主黨派及全國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正式宣佈分裂。這一着死棋，把他已經帶到危險的絕路，有如盲人瞎馬面臨懸崖絕壁。我不知道他將何以脫離崩潰滅亡的悲慘的錯誤道路。

我還記得在本年六月間，蔣介石命令在東北蔣記軍隊，對東北的民主聯軍停戰十五天，在南京恢復談判，接着又停八天，繼續談判。可是談判的過，當百分之八十的問題，已獲協議時候，蔣介石忽然又提出新的條件，還求中共退出蘇北，張家口，哈爾濱，熱河等等，談判因之失敗。我更清楚的曉得，就在這十五天，八天停戰談判的期間，蔣介石正在加緊的佈置對蘇北，和中原區李先念部隊的進攻。最妙的是，蔣介石在六月二十六日號答覆上海人民和平請願的代表說：『這次談判不成，我也不打』就在那一天，他就密令劉峙開始圍剿李先念的部隊。最近杜魯門在本月十八號第二次對華政策聲明中，所謂『國民黨的積極性的談判，遭到共產黨的破壞』，杜魯門太歪曲事實了。國民黨只有積極性的內戰，哪會有積極性的談判呢？國民黨的積極性的談判，何曾遭到共產黨的破壞呢？只有國民黨的積極性的內戰，確實的遭到共產黨的破壞！

勝利後這一年中，變詐百出，一意孤行的蔣介石，簽訂了停戰協定，又撕毀了停戰協定；召開了政協會議，又撕毀政協決議，由國內打到國外，又由國外打到國內；昆明學生血跡未乾，又暗殺李公樸，聞一多；較場口的密案未結，又發動了上關嚴等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的暴行；對閉報館，槍殺記者，暗殺之後，再佈置暗殺，高壓之下，又加以鎮壓。可是，他真沒想到，客觀的成果，正和他的主觀願望相反而來。全國正義愛國的人們，都被他們打得更明白，暗殺得更清楚了。全國人民，都被他們鎮壓得站起來了，堅定的站在一起了。蔣介石的三民主義，真作到了『民生凋蔽，民怨沸騰，民

補 白

變遷起」了。廣大的勞苦人民，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民族工商企業家，對國民黨，已經深惡痛絕，把他們的一切希望寄託在和平民主的前途，寄託在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領導的全國人民反對內戰獨裁賣國，反動集團的生死鬥爭上！他們並且堅決的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人民的。中國的民主革命，一定不移的得到成功！

從「九一八」到今天，血淚寫成的十五年歷史的教訓，使我們認清了我們的前途。我們要生存，就必須有和平、獨立、民主。我們也只願為和平、獨立、民主而生存。反革命、反人民的內戰、賣國、獨裁的集團，必然的走進他們二十年自掘的貪污腐化、禍國殃民的墳墓裏去。

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十五年歷史的教訓。我們要堅決的奔向我們的前途。我們要發揚東北同胞傳統的正義愛國精神，繼續張學良將軍的停止內戰、打倒帝國主義的主張，接受為人民効忠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鞏固保衛我們東北人民的民主政權，粉碎反動派的進攻，向着光明遠大的和平、獨立、民主的前途，英勇邁進，奮鬥到底！

反動份子發動內戰的根據十分簡單。他們說：「我們不能等待。打仗不好，但現在這種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僵局連續下去，更不好。」當問到共產黨是否很快便可打敗時，他們就會答覆說：「兩個月到六個月就可結束。」至於對和平解決的希望，他們說：「即便有協定，也無用處。何況也不會有什麼協定。」

較場口事件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在戰時首都的重慶，發生了一個有名的較場口事件，這是國民黨的反動集團開始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第一砲，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侵害人民民主自由的第一行。筆者係較場口事件當事人之一，即重慶市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的主席團之一。當時特寫的兇狠面目，還歷歷在目。國民黨的無恥行爲，永遠不能就忘記，現在就把較場口事件，簡略的寫出來：

一、較場口事件前的清白堂演講大會

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是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尤其是愛國的青年學生，奔走呼號，流血犧牲，反對內戰，要求民主的結果。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後，人人都希望看到它的成功。當時全國人民對慶祝會議的要求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重慶市各界人民團體，共同發起了一個重慶市各界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用意是能更多的反映人民意見，促成政協會議的成功。參加的計有：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中國勞動協會，婦女聯誼會，青年民主實踐社，民主建國會，雜誌聯誼社，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三民主義同志聯誼會，重慶基督教青年會及民主黨促進會等二十三個團體，配合着政協會議的進行程序，每天午後，在清白紀念堂舉行公開演講大會，邀請政協會議代表到會報告，代表報告之後，請聽衆自由發言，次日把大會的情形和人民的意見，全篇報導或正式用書面轉給代表，這個演講大會，就是爲了加強政治會議的民主力量而促其成功的。可是國民黨的反動派，就在這個公開演講會中，每天派大批特務擾亂會場，凌辱代表，丟亂石子，圍困主持大會的主席團，每日搗亂會場，其勢洶洶。有一天，我同李公樸（我同李都被大

會推爲主席團。陪著郭沫若和其他政協代表們，走出會場到大街上，一小時後還尾隨我們後邊，開口大罵，我們只得置若罔聞，接著又向我們丟石頭，打到李公樸的背上，一直跟我們到大會辦公的地方——遷川工廠聯合會大樓，又圍困我們一小時多，才一哄而散。

大會主持人會同國民黨內較開明的邵力子先生報告了特務搗亂會場，損害人民集會自由權利等事，並請求制止，結果並沒得到任何的制止辦法。

二、較場口事件經過

國民黨特務搗亂滄白堂講演會場，只不過是他們的前哨戰，小試其鋒，接著就在較場口的慶祝政協成功大會上，實行了主力戰。

政協會議由一月十日開幕至卅一日閉幕，會議期內，終於產生了五項決議。這五項決議，不但利步地解決了國共兩黨的問題，並且使全中國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永遠避免內戰，當然受到全國人民一致的擁護，而應當表示慶祝的。因此，重慶市各界政治協進會決定於二月十日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會場決定在重慶市中心的較場口。

慶祝大會的籌備，經過十來天，向重慶市所有人民團體，遍發公函，邀請參加，而國民黨的御用團體，如：『重慶市農務會』，『教育會』，『工務會』，『商務會』等等，都不參加，一直遲至慶祝大會的前日深夜，才派人持函要求參加，並提出要求參加主席團，我們當然也表示極所歡迎。

慶祝大會定於十日早九時半開會，我八時半到了會場，這時到場羣衆約有五萬人，一到主席台，就看見主席台的周圍，佈滿了特模特樣的特務，爲數不下數百，主席台上竟出現了許多素不相識的人們正在和李公樸、章乃器、施復亮諸先生爭論着，一問便知，乃是一重慶市農務會會長劉子樵要求做慶祝大會總主席。『這種要求當然遭到合法、合理的拒絕，正在爭論之際，『重慶市教育會長周某』

搶過播音器就宣佈開會（還沒有到預定的開會時間），那個劉野樵就挺然的站出去說：「我代表中國人民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他的農務會一個農民也沒有）做大會總主席」云云，話剛說完，當由大會總指揮李公樸先生奪回播音器，並立即宣佈劉某不是大會公推的總主席。這時候預伏主席台上的特務，立時開打，同時台下周圍的特務，面向出席羣衆，動手大打，主席台上的主席團，代表和來賓，都被打到台下去了，會場羣衆當被打散，只剩下少數特務，劉野樵獨自一人，繼續講話，並掏出事先借大會名義預備好的「宣言」，向特務們宣讀一遍，舉手又「通過」了，這才一哄而散。當時我同另外一位主席團的王葆真先生始終在場，一直看完這幕醜劇。

李公樸頭部被特務甲鐵器打開很長的一條傷口，當時昏迷倒地，送往市民醫院，施復亮被十餘特務圍打，受傷很重，郭沫若先生在額角上被打起來一個青腫的大疙瘩，胸部也被打得不能出氣講話，馬寅初老教授手裏的馬褂預備給人家做證婚人用的也被搶走了。中國勞協的隊伍中，被特務打傷了四五個人，當被拾回勞動協會去。

大會主席團和各參加團體代表，馬上召集緊急會議，決定於當日下午三時在中蘇文化協會招待中外記者，當晚又繼續開會，直至深夜始散。

較場口事件的第二天，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和平日報、世界日報等御用報紙，均以中央社消息刊登較場口事件，竟把萬目共覩，中外皆知的鐵一般的事實，顛倒歪曲的報導出來，說什麼：『劉野樵被大會公推做總主席，竟被李公樸等攔阻不准講話，並且搗亂會場，大打特打，陶行知唆使育才小學生開打，並跳出幾個彪形大漢大打（小學生怎樣會變成彪形大漢？），朱學範在台上（那時朱學範實際還未到場）把帽子一揮，勞動協會就開始大打（實際正是特務在勞協隊伍裏開打），劉野樵也「光榮負傷」（這是國民黨機關報，當日的大字標題），同日，劉野樵的裝傷，還到地方法院「檢驗」，

可謂「無恥之至已極」(這是我爲勞協被毆傷員工紀念特刊上罵劉野樵的原句)。

這還不算，又隔幾天，重慶地方法院忽然送來傳票，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樸、施復亮、朱學範等五人，被劉野樵和周某等控告了，誣爲侵害人民集會自由權利並毆傷劉某及謝海南，這真是荒謬絕倫滑稽無比的大暴行。

在法院開庭的前天，邵力子先生曾在國民參政會設宴邀請大會主席團，且以個人名義向大家道歉，賠償損失，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並勸阻大家不要出庭，以維持國家司法機關的「尊嚴」，當被大家嚴詞拒絕了。我們要求，要國民黨或國民政府道歉，賠償損失，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若用邵先生個人名義，絕不接受，因爲邵先生既不能代表國民黨，又不能代表國民政府，這樣做，並不能攔阻我們出庭。

李公樸、章乃器等五人遞進了反訴狀，並邀了王葆真、李德全、郭沫若、沈鈞儒和我等五人出庭做證。劉野樵等也拉了五六個特務做證人，其中一個是中央通訊社的某記者，開庭的一天，倒想不到，法官還有點良心，對李公樸、章乃器等，稱之曰某先生，非常客氣，對劉野樵則直呼其名，法官問劉野樵：『你說李公樸打了你，他怎樣打的呢？』劉野樵就立刻做表演姿勢，並說：『他把大衣一脫，把幾條板橙飛過來打我。』氣得李公樸笑起來說：『劉野樵你怎當庭還好扯謊呢？』法官又傳訊劉野樵證人的中央社某記者，問道：『你給劉野樵做證嗎？』其答：『是』。法官又說：『法律第幾條，第幾條，如做偽證，判徒刑七年，你知道嗎？』某記者忽然臉色慘變說：『那，那我不來了！』惹得哄堂大笑，不是大笑，是在唾罵：『這個卑鄙無恥的東西！』

特務的猙獰面目，卑鄙無恥的行爲，我們已經洞若觀火，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了一點，他們是奉命而行的，下令給他們的國民黨反動派，不是更卑鄙無恥，猙獰可恨嗎？國民黨反動派既發動這個

暴行於前，又把萬目共覩的事實，歪曲顛倒報導於後，不是更卑鄙，更無恥，更下流嗎？我們還要明白，國民黨反動派這樣不要臉，他們要什麼？要破壞政協決議，要打內戰，要繼續獨裁！就在劉野樵假借大會名義散發的宣言上，不就是公開反對政協決議，特別反對憲章的民主原則和主張大總統集權制嗎？

因此可知，國民黨雖然被迫召開了政協會議，但絕不希望其成功。雖然被迫簽訂了政協會議五項決議，但絕不許其實施，並且加以破壞，破壞之後，又利用它作煙幕，反而說人家不遵行協議，再反過來假借政協決議名義，來大喊其『改組政府』，召開一黨的，分裂的『國大』，在這曲折工妙的陰謀詭計下，進行其打內戰、賣國、獨裁的勾當。

三、較場口事件之後

慶祝大會主席團公推王葆真、李德全、朱學純和我四人爲代表，去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當時我很憤慨的說：『任何人還有一分愛護國民黨的意思，就應該對你們說老實話，較場口事件是萬目共覩的事實，爲什麼你們的機關都歪曲顛倒的報導呢？假使你們這一次的報導是真的，那麼，你們以往所有的報導都是假的。』正當別位代表對他提起多人被有傷的時候，我又憤然的說：『受傷是小事，在這樣是非不明的社會裏，活著又有什麼意義！』吳鐵城推諉說：『是地方政務當局沒維持好秩序，和黨無關。』我又說：『大會的當時，還可以說治安機關有責任，在大會被搗毀後，國民黨的機關報的報導是中央宣傳部指導下的通訊社發出的一致消息，那和地方治安機關有什麼關係呢？』

較場口事件發生之後，政協代表和各界民主團體，都憤慨萬分，要求國民黨、國民政府、黨兄道義，賠償損失，保證今後不再發生侵害人民自由的事件，當日在場的公正記者三十餘人，也曾聯名向

中央通訊社質問爲何歪曲報導中外共親的較場口事件，但是直到今天，較場口事件，仍是個懸案，國民黨反動派還能講什麼是非嗎？只有消滅他們！徹底的消滅他們！

補白

共產黨曾經使盡各種方法與國民黨談判，求鞏固國內的團結。這種談判延續了數月之久，共黨始終表示願作一切必要的讓步，然而因爲國民黨缺乏對團結與民主的誠意，以致談判終告失敗。國民黨在這些談判中所持的態度是全盤瓦解共黨武裝實力與政治威信，藉此來增強它的獨裁制度。共黨忍受一切讓步，祇要求國民黨撤消民主的主要障礙的誠意。共黨爲使談判順利起見，特提出下列的條件：如釋放一切政治犯，撤退一切封鎖邊區的軍隊，停止一切向民主軍隊的攻擊，廢除一切限制言論、集會、輿論與組織自由的法令，撤消一切特務機關。試問這些是不是使談判順利進行的苛刻條件？那一個民主主義者能不認他們的邏輯與正義？

在一月協定軍械未乾，把辭便開場了。這個協定，在國民黨右派眼中是件討厭的東西，國民黨反動派以蔣介石爲首，自三月開始製造了一聯串事件。那些反動派的戰略計劃分三個階段：一開始是準備階段，肅清民主運動，如用收買造成內奸，以恐怖手段使人不敢言論，或給套上『共產黨』的帽子，這樣便可把中國問題以國共權力之爭的形式出賣給美國，在又一階段中，用美國租借物資與借款裝備起來的國民黨軍隊，進行消滅中共部隊的戰爭；據可靠消息，蔣介石在五月的國民黨會議中曾說：『我們再有三個月準備，以後就要去消滅共產黨。』這個戰略計劃，開始只是在美國高級軍官與金融巨頭間唧咕着，接着就在十分樂意聽的人們耳邊喧嚷起來了。

追憶下關事件

五月三日，我從重慶飛到南京，六日即轉去上海。這時候的上海，已經代替了重慶而成爲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中心。首要的是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參加者有文化、教育、產業、金融等各界五十餘單位，同時，上海學生團體和廣泛的勞動羣衆的和平，民主運動，都正在蓬勃發展。

到上海不久，爲了全國的和平，民主，特別是東北問題的和平，民主的解決，曾得到旅滬同鄉許多人士的響應，並在一致的共同的要求之下，成立了東北政治建設協會上海分會，更直接配合滬上人民團體參加和平，民主的活動。

東北方面，在蔣介石採取武力接收政策下，小打大打之後，自六月七日起停戰十五天，在南京恢復談判，接着又停戰八天，繼續談判。這次停戰和談判，不僅關係東北的和平，民主前途，而且關係到全國的和平，民主。東北問題是全國問題的一部份，東北問題不能和平，民主的解決，整個的中國就不能得到和平，民主。全國人民都會焦急的盼望着六月間的短期停戰，能成爲長期的，永久的停戰，並基於東北問題的談判成功，以促成全國問題、全面的談判成功。

因此，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學生界，勞動大眾和社會各階層人士，才發起了『上海人民和平請願』和反內戰大遊行的偉大，壯烈的行動。

約經過兩星期的醞釀、推動和會議之後，一切事宜都具體化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公推馬叙倫、黃廷芳、盛丕華、張燭伯、包達三、雷潔瓊、吳耀宗、胡厥文及本人等九人爲赴京和平請願代表，並推定胡子嬰、羅淑章兩女士爲代表團秘書，另有有聖約翰大學學生陳震中、東吳大學學生陳立復兩人，是被『上海各學校學生和平促進會』公推參與赴京請願的。

六月二十三早八九點鐘，我們代表先後到達北車站，參加遊行的隊伍，已經佔滿了車站前面的空場，還有浩浩蕩蕩的大隊伍陸續不斷的湧上前來，歌聲、口號聲、響徹雲霄，旗幟、軍樂隊，光輝奪目，真是熱烈雄壯，空前未有。大會指揮人告訴我：『參加遊行的人數，有十一萬之多。並爲了歡送請願的代表們，所以先齊集到北車站。』因此，馬上在車站空場上，一個盛大而隆重的歡送大會宣佈開會了。陶行知、王紹鏊、林漢達等五人被推爲主席團，並先後登台講話，給我印像最深的話是：『我們上海人民，要生活下去，就要反對內戰，我們要生活下去，就必須要求民主，只有和平、民主，我們才能生活下去，我們也只願爲和平、民主而生活。今天，我們公推了代表赴南京向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民主同盟及馬歇爾請願，我們要求代表們，把上海人民的意願，轉達給以上各方面。我們要求這次短期的停戰，必須爲永久的停戰，東北的停戰，必須成爲全國的停戰，談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這次請願，倘如失敗，我們要繼續不斷的請願……』。

代表團由黃延芳、雷潔瓊兩先生致答辭：『我們絕不辜負上海人民的付託。』一片慘痛、熱烈、反內戰的呼聲和汗淚交流的人們的影子，在我眼前交織着、沸騰着。

站台上，中外記者忙着爲代表們攝影，車室內，歡送的人們擁擠着請代表們簽字，殷勤照拂，懇切囑咐，祝代表們健康，祝請願成功……

車於早十一點鐘開出時，還有許多青年男女，邊追邊喊：『代表們給我們帶回來好消息呀！好消息呀！』

這是上海人民的呼聲！這是東北同胞的呼聲！也就是全國人民一致的反內戰的慘痛呼聲啊！我在望着歡送的人們，感到酸痛，不禁熱淚盈眶。

車抵鎮江，突然上來七八個人，聲稱是『蘇北難民』，並請馬敘倫先生下車給他們講話，顯然是

一聲特務，故意留難，經過雷潔環和我的懇切勸解，車站站長的催逼，他們才下了車。

這是預伏的前哨戰，缺乏警惕性的代表們，還未曾料到大戰即將爆發呢！

下午七點半鐘，抵達下關。所謂首都的交通要衝地方，不多工夫，同車客人都已走光，只剩代表團的人們在等脚夫搬運行李。這時到站歡迎我們的有：中共的范長江，民盟的葉篤義兩先生，大公報採訪部主任高集，新民報採訪部主任浦熙修，另有浦偕的女友，也來陪候。

同時站台上也有一個特務模樣的青年，聲稱是『記者』，在向胡子嬰女士提問許多『硬裝糊塗』的問題，實際是拖延我們出站的時間，等到別的客人都走光了，他們可按原計劃行事。

我們剛到收票口，交了車票，走出不幾步，突然聽到：『我們歡迎代表——』一個兇惡的聲音，擡頭一看，兩三百特務，已經圍起了我們。我心裏在想：這又是第二個較場口罷！真是：『別來無恙，又覩尊容。』

問明了靠近我身邊的一個特務姓名之後，我對他說：『你們要我們談談嗎？』他說：『正是』。我說好，讓我們到站房內去談吧！

於是被圍着，擠着，我們進了站房。原來是進了車站的西餐廳，當時正在宴席的客人裏，還有兩位美國『貴賓』，我就說：『這裏有美國人，你我不要吵，看人家笑話咱們，趕快去換代表，我們談談。』這時看到馬叙倫，雷潔環，陳震中，陳立復和歡迎我們的人們，還未進來，我又對特務說：『把我們的人都讓到這裏來。』

幾分鐘後，特務回來對我說：『你們那幾個人，都到隔壁的候車室去了，我們的『代表』也推出了來了，請你們都到候車室去，我們好談談。』

這時我可稍微警惕了些，我立時拿定主義，就和同來的老先生們和兩位女秘書說：『你們留在這

吧！我主和他們周旋。」因為我感到：這幾位老先生沒見過特務暴行的場面，怕他們受不住刺激，留在這屋比較安全些。

特務陪着我到了候車室，果然，馬叙倫老先生、雷潔瓊、兩個學生代表和歡迎我們的朋友們都在。沒有少一個，不過，也有十幾個特務加進來了。

屋內周圍有沙發，當中排一長棹，長棹上有花盆，周圍有凳子，『請坐吧，你們誰是代表？』我說着。特務們當即說有四個『代表』，我說：『好，請教貴姓大名？』特務一提出名來，我拿出小本記下，又說：『諸位先生，有何見教？』特務齊聲說：『我們要求你們把「蘇北難民」的痛苦轉達給中共代表周恩來。』我說可以，請說吧！

他們共提出來十條，我還能記得的是：第一條：『要求中共退出蘇北。』第二條：『要求中共不再作「肉體」慰勞。』我說：『那有這樣事呢？』他們說：『有！有！要寫上！』第三條：『我們絕對反對內戰。』我連忙問：『你們是說「絕對反對內戰」嗎？』是！是！『特務們都這樣說。我心想：這是「教曲沒學會」，特務們竟把主子教他們反「內亂」的曲子唱唱了「反內戰」吧？該打！人家教他們來反『和平請願』。』怎麼又和我們一起來反內戰呢？

在他們提出『十條要求』之後，我很鄭重地說：『好了，我負責把你們的「要求」，轉達給中共代表周恩來先生，沒事了！』

特務們又一齊站起來，高聲說：『今天就得帶我們去見周恩來！』我說：『這可不行，我們要按我們預定的程序去做。』你猜特務怎麼說：『那麼，你們就得今天回上海！』我說：『這可更不行！』

我在這時，感到非常氣憤，簡直是無理取鬧，我站起來，把棹子一拍，又對他們說：『你們是『

蘇北難民」，我是東北難民！你們苦，我們比你們更苦！我們東北同胞在敵人蹂躪十四年之後，又遭到內戰慘禍，你們苦，我們苦不苦？但是，要解除痛苦，必須不打內戰，我們這次來，正是爲了呼籲和平，反對內戰，也正是爲了解除「蘇北難民」，東北難民以及全國同胞的痛苦，今天你們這樣要脅是爲了什麼呀！」

一個特務，在我憤慨講話之後，冷笑了一聲，說：「哼！你今天還跟我們發脾氣啦！」我很明白這『笑裏藏刀』的語意。

屋裏沉默了一會，一個特務起來對我說：『請你給我們難民講講話吧！』我問講什麼呢？特務說：『請你把今天我們提出對中共的要求，當大家宣佈宣佈。』我說：『可以。』不過，你們『難民』在那呢？一個特務指着方向說：『就在外面。』我說好，就去吧！當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雷潔瓊對我說：『閻先生不要去吧！』我回答她：『沒什麼關係。』

一出候車室門口，就看到人頭攢動，厲聲吶喊，不止兩三百人，足有一兩千人了。在動亂的人羣中，擺好了一張椅子，我站上去，同時還有四個特務三男一女，也站了上去，這羣人大聲喊着：『讓他報告』『讓他講話』……再等一會，叫罵聲稍微靜止了些了，我開始講，就按特務安排給我的『要求』說了一遍，接着台上台下相互呼應着喊：『要他今天就帶我們去見周恩來。』我立刻說：『不成』台上台下再喊：『要他們今天晚上就滾回上海去。』我也大聲回答：『這也不成。』

特務們在要花樣了，一個特務提出：『要他報告，什麼人派他們做代表？他們代表誰？』我回答：『我們是上海五十多人民團體公推的代表，並且代表十一萬多歡送我們的上海人民。』話剛說完，一個特務插嘴說：『上海有人不承認你們做代表，你們知道嗎？』我說：『不錯，我聽得，可是我們並不代表他們，我們是代表推選我們的人哪。』更豈有此理的是特務下面的『要求』：『要他今天表

明是非？」台上台下照樣呼應着呼喊。『我們的任務是呼籲和平，我們沒有資格來表明是非，而且是非不是早已明白了嗎？』我這答覆之後，台下一陣哄動，立刻齊聲喊『打！』『打！』『打！』

畢竟還沒有開打，突然上台來一個特務，慌慌張張向台下講了什麼話，台上的特務回過臉就逼着我，要我照他的話向大家講一遍，我就問：『他剛才講了些什麼？』這個特務說：『他剛才說，你們這次要說，不來呼籲和平，要說解除中共武裝。』我爭辯着說：『我們的任務就是呼籲和平，怎麼不說呢？說解除中共武裝，我們說了，就能辦到嗎？』特務逼着『非說不可』。我於是開始說了：『大家請聽着，這位朋友要我照那位剛才講過的話，重說一遍：你們來，不要說呼籲和平，要說解除中共武裝！』我這麼一講，台上台下又大叫起來：『滑頭』『滑頭』『不要他再講話』『要姓馬的出來』『要姓馬的出來』……

這時候，我忽然發覺，同我站在台上的四個特務都下去了，就在這剎那間，台下的特務羣，竟狂叫起：『你跪下來，你共產黨跪下來。』同時，四面八方都一個勁向講台擠。我氣了，我氣極了，我握起拳頭，厲聲厲色的說：『你們說什麼！我是東北老百姓，首先出來打日本的一個，十四年來，沒有給敵人屈過膝！今天，我在中國人的面前，我要給中國人保持體面，看你們那個來！你們有槍，槍斃我好了！你們侮辱我絕對不成！』這時台下忽然有人輕拍我腿一下，我看到是時事新報記者——我們的同鄉，望了我一眼，就溜走了（在第二天就寫了一篇『下關事件』通訊，刊在時事新報上，很真實，很詳細）。

出乎意料，特務羣倒反而平靜下來，憲兵給我打開了一條到候車室的路，我從容走下講台，回到候車室，坐在凳上生氣，不言語。距我坐位不遠地方，兩個特務在小聲談話，一個說：『剛才為什麼不打呢？』那個說：『剛才只有幾個小孩在講台旁邊，要打恐怕把小孩們搞傷了，我們中間還有什麼不

同的意見嗎？」我裝着聽不見，我明白，他兩是從兩個機關來的，當然就是『中統』和『軍統』的「門兩戶」了。

一個憲兵排長進來向我說：『閻先生有什麼辦法呢？』我略想一下說：『我們有什麼辦法，你們是地方治安機關，你們應該想辦法呀！』他的說法很奇怪，這樣講：『我們只能維持秩序，也沒辦法可想！』我說是啊，『你們今天秩序維持得很好。』

這時候已經是夜裏十一點多鐘了，我感到又疲倦，又氣惱。我走到屋裏西南角的一個沙發上坐下去，剛一合眼，準備稍做休息，一個青年警察官走進來，向我很客氣的行個禮，說：『我是下關警察局分局的，得到這裏消息，特來看看。閻先生，有什麼辦法呢？』

我又把剛才對那位憲兵排長說的話，重說一遍。他又說：『那麼，我去和他們（指外邊正在叫罵的特務們）商量商量！』當他轉身走到門口的時候，就用手裏的鎗重，轉向窗外，做了一個『比劃』，我不明白這『比劃』是什麼『暗號』，可是他剛一走出門，原來在房內外的憲兵，警察都隨着走了。立時，窗外叫罵的特務們，齊聲喊打，窗子玻璃被打粉碎，一下冲進來廿來個特務，逢人便打，我擔心着馬叙倫老先生的安全，看到雷潔瑗從沙發上扶起他來，又坐在一個凳子上。老先生不驚不慌，我心裏還在默默地想：『這老先生等着殉國呢！』我剛擡頭，一個兇手突然對我過來，我用雙手接住了，又一個打下來，再用左手擋過去，這時已打亂了，一個花盆紛紛落在牆上，一地瓦片，正打落在我的額角，三四個特務拳腳齊來，我的左眼被打一拳，左眼沒戴眼鏡，眼被打破，鼻子又挨一拳，鮮血立刻噴出來沾滿了襯衣，左腿被打很重，當特務正在興高彩烈的把長長沙發上，雙腿架起來的時候，忽然又把我放下來，特務們鎮鎮家家的向窗外跳走，我又坐沙發上，原來兩個美國記者（一男一女）進來了，特務們都已跑光。這時候我看到：雷潔瑗，滿臉被打得衣服血糊，頭髮蓬亂，血跡

滿身，倒在地上，高集坐在凳子，滿面是血，眼球彷彿要突出來，跟浦熙修上站來的那位女友，則赤條條的蹲在大沙發後邊，民盟代表葉篤義被打得大口咳血。就在這時，一隊憲兵擁進來，其中一個，揚聲說：『剛才你們到那去啦？在這『維持』秩序？』我也很明白，他們是奉命『維持』打的秩序的！

『大卡車來了，送他們到醫院去。』憲兵這樣說。可是我的腿告訴我：『不能走路了！』憲兵把我拖着上車，受傷的都被拖上車了，拖陳震中上車，他當時暈了過去，好像被打死了一樣，一動不動，馬敘倫老先生一上車，猛一看我，便慘呼一聲：『閻先生呀！』酸痛的淚，我禁不住了。美國記者紛紛向我們問道：『你們都是誰呀？這個暴行是不是G G幹的？』一個特務來禁止我說：『你不要給美國人講，要給國家維持『體面』。』我又氣了：『你們還知道祖國的『體面』嗎？』

等在西餐廳的老先生們也都出來上了車，警憲持槍在車上押着，開出車站，轉個灣，就開進一個衙門式的大門裏，停住啦，從屋裏走出一個官模官樣的人，說：『很對不起呀！你們下車住在這兒吧？』我們就問：『這是那呀？是醫院嗎？』那人回答：『不！這是警備司令部！』我們質問道：『爲什麼把我們留在這裏呢？受了傷的人爲什麼還不趕快送醫院呢？』官模官樣的人又說道：『你們沒受傷的人，住在這兒吧！』老先生們齊聲抗議：『我們要跟受傷的人走，他們到那，我們到那！』爭執了一刻鐘，美國記者又說了話：『這真是豈有此理！』車開出警備司令部，趕到城內中央醫院，已經是半夜兩點鐘了。

當我們下了車，躺在醫院裏水門汀的地上的時候，中共朋友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王炳南和陸代遠，民盟的沈鈞儒、黃炎培、羅隆基和郭沫若諸先生，都趕來慰問，給我們不少安慰和鼓勵，從這些朋友的談話中，我才曉得：當我們在下關被圍時，他們就得到了消息，馬上奔走營救，馮玉祥、李

濟琛打電話給陳誠，邵力子和警備司令部，都沒得到結果，中間警備司令部還騙了他一回，有一次回電話說：『上海人民請願代表們，已經到了城裏旅館，沒事啦！』那時我們正是被特務圍打的時候。

當夜經醫生檢查之後，我和馬叙倫老先生被安排在一个病室的對面床上，這我才知道，他雖未受傷，但頭上，肩上，胸部却挨了許多拳脚。馬老先生本患神經衰弱，失眠，經這次圍打，病勢就更加劇了。

第二天早上，邵力子先生來到病房，坐了一下，說過幾句話，好像表示慰問的意思。接着又來了什麼警備司令部的人，不知代表什麼人，到各病房走了一遭。

由於中共和民盟兩方面的朋友交涉結果，當日上午又又把我和馬老先生、雷澤瑋、陳震中、葉篤義轉到黃浦路的建築設備較好的中央醫院，把高集、浦熙修兩先生送到家裏去。

我們住院的幾天裏，不但熟識的朋友趕來慰問，許多學生、機關職員，工人都成羣結隊的來，送鮮花、水果、罐頭，我們感激之餘向他們說：『我們被打受傷事小，中國和平，民主事大。』上海及各地慰問函電，都帶來很大的興奮和鼓勵。

『和平請願』並沒受到阻碍，沒受傷的代表們在頻加安慰我們之後，益發振奮，進行請願，並且徵得我們受傷幾個人的同意，決定放棄向『政府』控訴權，我們爲了和平、民主的光榮任務，寧可忍受犧牲，也絕不接受『政府』任何賠償和醫藥費。

在民主同盟招待席上，幾位老先生傳達了上海人民和平的要求；在與國民黨邵力子、張勵生、雷震等的接談中，出示了上海人民團體，推舉我們爲和平赴京請願代表的堂皇鄭重的證明書，我們受傷的四人又力疾扶杖，隨同代表團見了馬歇爾和中共周恩來先生，由於國府文官長吳鼎昌的約定，公推黃延芳老先生見了蔣介石，請願事畢，我們於二十九日乘飛機返回上海。

當吳鼎昌來接黃延芳老先生去見蔣介石的時候，我向他說：『爲什麼要打內戰？武力能解決問題嗎？』他很直率的講：『我們也知道「武力」不能解決問題，可是現在不打，將來又怎麼辦呢？』這兩句天真流露的老實話，真是一語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內心陰謀。他們就怕和平，因爲和平之後，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參加了聯合政府，不但一人獨裁，一黨專政的局面被打破，而且還怕和平政治的競賽，幹不過共產黨。所以必須打內戰，更必須乘這美國反動派的狂熱援助，武器裝備充實的時機裏打下去。

黃延芳先生於二十六日會見蔣介石，力陳內戰不能打下去，目前情況是：民窮財盡，工商凋敝，上海失業工人，頻頻增加，民間武裝暴動，處處可慮，可謂危機四伏，千鈞一髮了。蔣介石當時的答覆是：『就是這次談判不成，我也不打，請回去告訴上海人民好了！』可是，事後證明，蔣介石就在那一天，已經密令劉峙進攻中原解放區李先念的部隊了，並且正在加緊佈置進攻蘇北解放區。

我們會見馬歇爾將軍的時候，交給他上海人民和平請願的『備忘錄』，其中着重指出：『美國接華物資，在和平實現與政府改組之前，都用在內戰戰場上了』一點，相質問，馬歇爾爲了這一點，解釋了一個半鐘頭。從作戰時期的租借法案，裝備國民黨軍隊，幫助技術訓練，軍事顧問團，救濟總署，一直說到剩餘物資如何又交給了國民黨。說來說去，似乎說得美國就是『慷慨義氣』，別無『企圖』。我們聽了以後，對他很不客氣而又很客氣地替他總結了一句：『美國對華的一切援助，自然會都依照美國本身的需要，而且是以對蘇爲中心的。』話剛說完，馬歇爾也很禮貌的站起來送客了。

周恩來先生接見請願代表時，再一次的詳細說明了談判經過和中共力求和平的主張。談判中如恢復交通，拆除堡壘等問題，百分之八十已獲協議，但蔣介石忽然又提出一連串新的要求，什麼中共須

撤出蘇北、魯南、熱河、哈爾濱、張家口等等，不一而足，因之，談判又陷於僵局。最後周先生強調指出：『中共絕不要打仗，但是，國民黨硬要打，中共也不怕打。希望全國人民起來制止國民黨的內戰罪行。』

又經過馬歇蘭的通知，蔣宋美齡約定接見雷潔瓊教授。談話歷一小時，雷教授把下關事件的經過詳情，又述說了一遍，更提起國民黨年來封閉報館，取締出版，上海文匯報、聯合晚報又有被搗毀的消息之後，特別着重提出：『政府如果逼得人民不能用『筆和紙』來講話，他們就要用『行動』來講話了。今天全國所需求於政府者，並不是推翻政府，只是要求政府的民主改革而已，倘使連這種民主改革，都不能實現的話，那必然要引起人民的流血革命。』宋美齡在真理面前，不得不承認：『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雷教授當面教誨了她：『辦法是早已有了的，政治協商會議的五項決意，是各民主黨派共同簽了字的，全國人民一致在擁護，這不就是最有效的，唯一可以解決中國問題的好辦法嗎？』

是的！雷教授的意見，正確的代表了各民主黨派以及全國人民的一致意見。雖然國民黨撕毀了政協決議，然而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自始至終，依然堅持着政協決議，信守不渝。並且共同認為政協路線確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一把鑰匙和步入和平、民主途程上的堅固基礎。

『上海人民和平請願代表團』，在廣大羣衆狂熱歡呼聲中，回到上海之後，對勞的函電，連日登載於文匯、聯合兩報，連篇累牘，竟繼續刊至一月之久。對勞受傷代表的獻金，超過一千餘萬元（後來這筆款，都如數轉送給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而促進和平的愛國呼聲，更形高漲，新的進步的人民團體，愈益增加而活躍，可見全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的偉大運動，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高潮階段。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特務頭子陳立夫，突來上海，在申斥和痛罵了吳紹澍（國民黨上海市黨部

白 補

主任委員)，季源溥（國民黨上海黨務特派員）等大特務之後，便開始組織八十個暗殺隊，發槍訓練，其暗殺名單，竟羅列五千人之多。就在這同時，又傳來李公樸、聞一多兩民主同盟中央委員在昆明被暗殺的噩耗，上海頓成極端恐怖狀態。然而上海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並沒因此被嚇退，恰相反的，鬭爭情緒更加悲憤，活動熱情有增無減，開會講話，照常進行，警惕之中，更加沉着。每個民主鬥士心裏：天天準備着死，一天活着，一天就幹到晚。郭沫若先生在這個險惡的情況下，曾在一次民主同盟招待文化界的茶會上說：『死容易，活着難。』又說：『國民黨反動派說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我甘心情願作民主同盟的尾巴，只要你們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站在和平、民主的立場，我就永遠做尾巴的尾巴。』

至今爲止，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芒四射的，在國民黨是腐化的地方，他們保持了潔白。在國民黨愚昧的地方，他們是英明的。在國民黨壓迫人民的地方，他給人民帶來了救濟。……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有一點是確定不移的：他們的利益是和那些爲貧困所迫，深受苦難的農民群眾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而從那裡，他們得到最大的支持。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會對於農民們勢不可擋地企求生活受到公平待遇的渴望給以有力的領導。因爲農民們現在要求和平與糧食比一切其他更甚，共產黨也是要求和平的。

——美、白德修

『美帝國主義簡論』序言

(附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蔣介石代替了通敵賣國的汪逆精衛，美帝國主義者代替了侵略中國的日本。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利用，在一切行動上，互相配合，企圖着使蔣介石的獨裁專政，繼續下去，使美帝國主義者所得到使中國殖民地化的權益，保持着非法的根據。

然而今天，對這樣洞若觀火的事實，還有許多人們，仍然是漠然無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世界範圍內和在中國一樣，由於人們的覺醒，民主力量的蓬勃發展，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者，必然走向孤立和失敗，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危機，必然到來，因此，世界各國的民主鬥爭，必然達到最後的勝利。

然而，今天對這樣響徹雲霄的勝利號角，還會有許多人們，仍然是充耳不聞。

吾友關夢覺先生博學能文，對於政治、經濟、國際問題，素深研究，近將『齊市教育工作者大會』及『青年學園』所作講稿，彙集整理，題爲『美帝國主義專論』，從美國外交歷史對華侵略的本質，最近對華政策，以及壓權辱國的『蔣美商約』均加闡述靡遺，對於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危機，更是發揮盡致，理論事實融合貫通。

這本著作，我相信，對於閉目不視，充耳不聞的人們，將是正當其時的『對症之藥』，我也相信，必定有些人們，會收到起死回生之效，一致奮起，來共同完成中國革命歷史的最後任務，打倒封建殘餘的蔣介石，和侵略中國的美帝國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中國民主的勝利。





